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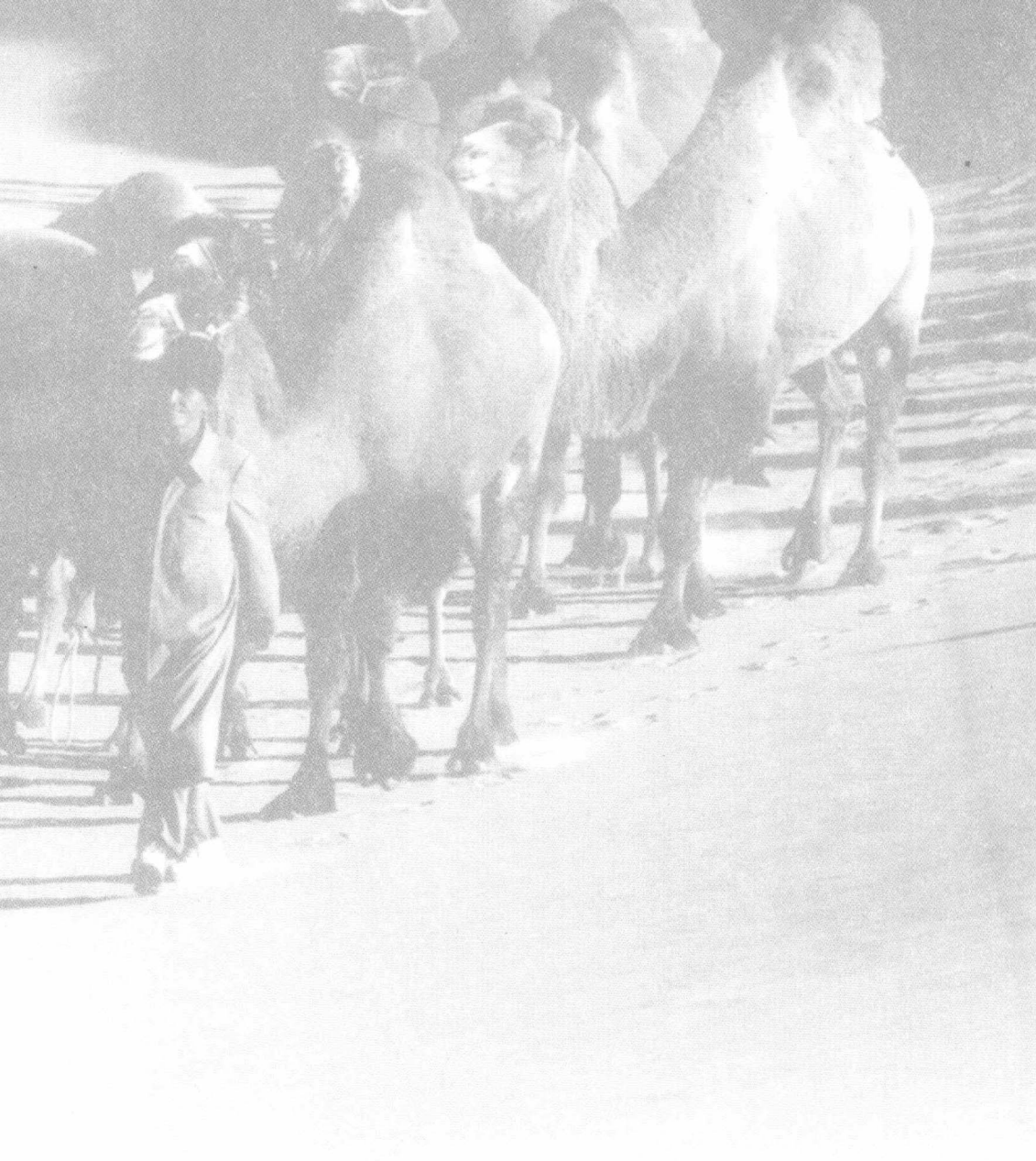
YAXIN WENCUI

2007

新疆作家作品选

矫健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亚心文萃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心文萃 / 矫健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228-11862-5

I. 亚… II. 矫…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365 号

书 名	亚心文萃——新疆作家作品选
编 者	矫 健
责任编辑	陈 漠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印制
开 本	787×1092mm 1/16(异)
印 张	23.75
字 数	460 千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8-11862-5
定 价	38 元

读稿人语

经过一年的遴选,《亚心文萃》2007年度新疆作家作品选终于有了结果。我们既抱有某种欣喜,又觉得有点忐忑。最后的评判权总是在读者手里。问心无愧的是编委们都尽力了。

打开这部“年选”,您首先读到的是赵光鸣的中篇小说《穴居在城市》。关于这篇小说,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因为《清明》杂志原发时的一段“卷首语”说得非常精到,完全合乎我们的心境:“赵光鸣的叙事非常温暖,非常有感情。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因为欲望、因为商业化,我们的小说不再关注人民的痛苦,尤其是不再关注底层人的痛苦,我们的小说变得离真实的人生越来越远,越来越矫情。小说应该给底层的人民以生活下去的依据和希望,而不是让他们更绝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穴居在城市》。”读艾贝保·热合曼的《儿子娃娃》,则能体味来自生活的作品是怎么回事。

在散文方阵,你可读到写评论起家的韩子勇,对于巨灵木卡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感悟,还可读到老到的周涛的一组新作。值得推介的还有一批新人,她们中有谢凡、成越越、骆娟、李颖超等。她们文字隽美,笔意烂漫,给我们带来某种惊奇。他们和“80后”七人诗选,相映成趣。他们用独特的视觉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本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有较大的收获。戴岚的《人民记者》值得一读。记者写记者,感同身受,文中主人公透出一种精神的力量,读后令人铭感五内。朱玉春、鲁焰、帕蒂曼也是“80后”,不说她们的文字是多么干净,单说朱玉春能随着登山队攀上珠峰大本营,并且在极限之地留下个人的生命记录——就令人肃然起敬!

编者



目 录

小 说

- ／ 穴居在城市(中篇) / 赵光鸣
22 附:“底层”的艰辛与温暖 / 云 雷
24 儿子娃娃(中篇) /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
42 罗广场 / 王 晨
47 老头老太和狗 / 江水寒
53 你转身沙尘盖过头顶 / 辛 铭
66 骆驼妈妈和骆驼宝宝(童话) / 刘乃亭

散 文

- 70 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 / 韩子勇
77 老兵九十寿记 / 周 涛
80 玉出昆岗 / 周 涛
82 喀什是梦 / 周 涛
84 走马帕米尔高原 / 卢一萍
96 一朵云,悠悠飘过石城 / 石 河



- 99 坎土曼的事情 / 刘亮程
- 102 鸠摩罗什传 / 满 也
- 119 “《玛纳斯》对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朱又可
- 124 对文字的敬畏之心 / 矫 健
- 125 乌鲁木齐读本 / 黄 毅
- 135 在路上。棉 / 陈 漠
- 140 芫荽香 / 安 歌
- 143 抚今追昔：百年铁路沧桑史 / 高 兴
- 147 邂逅草原上的小生灵 / 江 南
- 158 柔和的碰撞 / 王运华
- 163 生活里有一种感动 / 胡萍德
- 165 花之伊犁 / 亚 楠
- 167 纲振兄慢行 / 虞翔鸣
- 170 官品·人品·文品 / 高炯浩
- 173 油菜花香青海湖 / 曲 近
- 175 600 岁的老桑树 / 李桥江
- 177 昭苏草原的鼓声 / 赵兴华
- 180 帕米尔情书 / 谢 凡
- 188 走进沼泽深处的红桦林 / 成越越
- 190 特克斯——神的后花园 / 李颖超
- 193 子夜，家乡的倾诉 / 骆 娟
- 195 喀布尔河的黄昏 / 哈岩凌
- 198 和布克赛尔风韵 / 申国祥
- 201 艾尼的博物馆 / 周军成
- 207 走进库尔勒 / 王安润
- 210 沙湾大盘鸡正传 / 方如果
- 217 草原因原始而美丽 / 梅家胜
- 219 阿日香郭勒，我的温泉河 / 黄 萍
- 221 人与虫谁伟大 / 傅玉堂



诗 歌

- 224 帕米尔组诗 / 沈 苇
230 兵团赋 / 万卫平
234 写旧友的名字 / 章德益
235 二 胡 / 秦安江
236 车过克拉玛依 / 刘龙平
238 库米什 / 郁 笛
239 雪夜的歌喉 / 贺海涛
240 蝙 蝠 / 铁 梅
242 吹 落 / 南 子
244 夜 / 寇钩剑
245 致兰州的席勒 / 马 静
247 地下通道 / 王 晖
249 磨刀人 / 谢耀德
251 望青山 / 孙立生
252 交河故城(外二首) / 李 明
254 参加一次葬礼 / 乔梦君
256 黄 昏 / 的日木口甲
257 日 子 / 肖 梅
259 陪马丁·伊登过年 / 韩 伟
260 塔里木河 / 北 漠

新疆“80后”七人诗选

- 264 幸福的瞬间 / 边 树
268 卡 门 / 北 默
267 北方抒情 / 旱 子
269 晒太阳的女人 / 郭 个



271 拒绝抑或歌唱不可思议的 / 旗 烈

272 静物与河流 / 杨 钊

273 一棵叫额尔齐斯河的树 / 刘 晔

报告文学

274 人民记者 / 戴 岚

279 在珠峰大本营采访的日子里 / 朱玉春

294 追梦“白银王国” / 丰 收

307 给孩子一双翅膀 / 鲁 焰

349 巴尔鲁克山的天使 / 王 遐

391 一个人和一群牛羊的村庄 / 帕蒂曼(维吾尔族)

评 论

329 《虚土》的七个方向 / 何 英

349 诗人的地理学 / 耿占春

356 传承文学的薪火 / 陈柏中

359 走在诗歌的路上 / 李东海

长篇小说存目

《命 运》 / 阿力木江·司马义力(维吾尔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胡杨女的恋人》 / 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维吾尔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街头巷语》

《雄哈尔》

托乎提·沙比尔(维吾尔族)

《动荡年代的窃贼》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卡巴海提》 / 艾海提·吐尔地(维吾尔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离 别》 / 吐尔逊江·买买提(维吾尔族)

新疆人民出版社

《慕格勒斯坦森林里的勇士们》

吾尔哈力恰·卡德尔拜(柯尔克孜族)

克孜勒苏柯文出版社

《寡 妇》 / 朱马拜·比拉勒(哈萨克族)

新疆人民出版社

《白 麦》 / 董立勃

人民出版社

《暗 红》

《十 月》

《青 树》

董立勃

中国文艺出版社

《狗 村》 / 张景祥

甘肃人民出版社

《乱世英豪》 / 卢德礼

新疆少年出版社

《烈 药》 / 崔 民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小 说 ·

《清明》卷首语

读者朋友,本期头条赵光鸣的《穴居在城市》,真的让人感动。来自于黄土塬上的代课教师王绳祖,和他的搭档小马饿着肚子,在建材市场上转悠了好半天了。但是持续的寒冷让他们一无所获,而市场里到处都是和他们一样,依靠搬运建材维持一天生计的乡下人。住在阴暗拥挤的防空洞里,吃着草根小店粗糙的饭食,穴居者王绳祖唯一的希望,是能遇见一个雇用他们的人。城市是那样繁华,又是那样冷漠!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除了他们自身。然而在持续的阴霾之后,太阳还是出来了。金色光亮照在小马年轻的脸上,让王绳祖深深感动。赵光鸣的叙事非常温暖,非常有感情。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因为欲望,因为商业化,我们的小说不再关注人民的痛苦,尤其是不再关注底层人的痛苦。我们的小说变得离真实的人生越来越远,越来越矫情。小说应该给底层的人们以生活下去的依据和希望,而不是让他们更绝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穴居在城市》。

穴居在城市

赵光鸣

赵光鸣 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青氓》、《绝活》、《乱管街》等,现居乌鲁木齐。

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王绳祖盼着天气转暖。但今天还是很冷,而且,还刮着西北风。这真是个让人泄气的日子。

他现在是在恩马克山脚下的建材市场里到处转。这个市场又空又大,大门是个牌楼门,很像老家县城的老城门,非常威风,里面隔出许多的巷道弄子都分门别类地经营不同的建材产品。现在,那些怕冷的南方人都龟缩在自



己的铺子里,足不出户,守株待兔。所以,这个藏着数百上千南方商人及其店伙计的建材城,看上去空无一人,安静得就像个巨大的坟场。

王绳祖穿着一件露出羊皮的烂皮袄。虽然不好看,而且还散发出很重的羊粪味,但对于抵御寒冷还是比较有效的。而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却一直勾着脖子,把自己的脑袋缩在衣领子里,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他穿得比较单薄,两人从防空洞出来的时候,王绳祖曾经提醒他把他的那件白板羊皮坎肩加在棉猴里面,但年轻人拒绝了,年轻人爱美呢。就是干搬运的臭苦力,也很在乎自己的外表。他理解这个叫马玉贵的小伙子宁愿受冻也不愿穿他的坎肩的原因所在。虽然小伙子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现在是在城市,一个很大的城市。小伙子拒穿他的臭皮坎肩是拒绝得完全有道理的,所以那时他给自己笑了笑。

他笑的同时,就把马玉贵拒穿的羊皮坎肩给自己穿上了。他已经四十六岁,算半拉子老汉了,又不再站在学校的讲台上,仪表不仪表的已经无所谓了。

王绳祖穿着他的羊皮袄和羊皮坎肩从一条背风的弄子走到比较宽大的匡庐巷子,迎上了西北风。风是很尖厉的,卷着细碎的面粉雪,大股大股地朝他们扑过来。几只空塑料袋像风筝一样腾空而起,飞上屋顶。旁边的几个店空着,铝合金的卷帘门被风打得“咣咣”乱响。王绳祖的双眼被雪雾迷得睁不开,但还是看见,朝山脚倾斜而上的匡庐巷是空荡荡的,看不出任何有活计的迹象。于是,他就站住了。

“小马,你穿得太单了,到草根店烤烤火去!”

马玉贵摇了摇头,把冻得红紫的脸从衣领里竖起来。

“我不冷,王老师,我已经走热了。”

小伙子同时还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他其实非常想到草根店去,现在一眼就能看到那小吃店的炊烟在山影下飘,它就在匡庐巷的尽头,那是个非常温暖的所在,但他不好意思到那里去。他和这个王老师搭档才两个月,他不能把一个年纪几乎可以做他父亲的人扔在雪地里受冻,而自己跑去烤火。

王绳祖也不坚持,又带着小伙子往三角地走。

他们从油漆弄出来。刚一露头,就发现汕头人老麦的“华丽建材店”门前,停着一辆蓝色小型货车。两个人同时感到了兴奋,眼睛放出光来。

他们跑了过去,但同时在玻璃门前停了下来。两个人都看到了,店里蹲着两个人,那是保德的孟糊糊和孟条件叔侄,他们以拉屎般的姿势在店里圪蹴着,朝空中吐着莫合烟,看样子已经等了一阵了。在样品墙那边,老板老麦正笑容可掬地同一个高大的客户在说话。

马玉贵朝店里摆一摆脑袋,望着王绳祖。

“王老师,咱们要不要进去?”

王绳祖拍了小伙子一下,自己先离开。小马干这营生时间不长,还不太



懂这行当的规矩。每个行当都有它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不可以打破的。就当老师一样,得按为人师表的办,即使是个乡下的代课老师,也不可以坏这个规矩。

马玉贵跟着他的脚步,也离开了汕头人麦老板的店。

小伙子很年轻,比他的儿子大不了两岁,上唇胡髭刚长出来没有几天,在他的老搭档万满仓走了以后,他急于找一个合伙干活的人,草根嫂就把马玉贵介绍给了他。从那天开始,小伙子就和他住在了一起,住进了见不到阳光的防空洞,睡在万满仓睡过的小铁床上。

在恩马克山脚挖的那几孔防空洞,曾经是深挖洞、广积粮时期为战备而准备的准军事化设施,后来被有关管理部门粗加改造,里面隔出一个个鸽笼般的小间,向附近干粗活的民工们出租,在那些黑暗的洞子里,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乡下人,大体都是穷乡僻壤出来的谋生者。王绳祖对住这样暗无天日的长洞子非常适应,因为他是住窑洞长大的。所以,他不嫌洞子里空气污浊,在这个原本很陌生的城市里,山和洞子让他感到亲切,它们经常能让他想起他的浑黄浑黄的高原家乡,那里的秃山连绵无尽,只长小灌木,长不出树,村庄就藏在那些大山的褶皱里,藏在厚厚的黄土里,细若游丝般的小路在大山上爬着,随山势而起伏,忽隐忽现。他在地图上找不到自己的家乡,但他知道他现在和家乡的地理距离,至少也有两千两百公里。

每天,到建材城开门揖客的时辰,他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这么漫无目标地在七巷八弄里乱转,伺机寻找到这天的活计,能不能找到活计,完全靠碰运气,他干的是搬运室内装饰材料的营生,运气好的话,他就跟上运货车到客户家里去,把车上成吨的货物搬下车,再一箱一箱地搬到客户居室里去,这样的一单活计干完,也就快到日暮时分。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他就揣着客户给他的辛苦钱,到他搭伙的草根小吃店去进餐,享受一天中唯一的一顿正餐,大体都是一盘素菜拌面,或几个馒头,一碗白菜炖豆腐。吃完以后,卷两支莫合烟,在店子里坐一会儿,然后回防空洞,回到那些和他一样出力流汗的工友们中间。

防空洞里的情形有点像停泊在隧道里的火车车厢,每个隔间都是上不封顶,一根铁丝当头拴着,上面挂满了破衣烂衫,使本来就很昏暗的灯光显得更暗,人在里面晃动,看不清五官,影影绰绰的像幽灵一般。洞里住的不全是搬运工,也有在外边打工的建筑工,送雪百真的送水工,还有些木工、油工,大家都是冲着防空洞租金便宜来的,在一起混熟了,彼此无话不说,南腔北调,粗言俚语,十分热闹,就连放屁,也成为一种搞笑的乐趣,尽可能憋出怪声,放出巨响,以引起哄堂大笑。

王绳祖在洞子里略有些特殊。除了保德来的孟糊糊,就数他的年纪最大,因为万满仓叫他王老师,人家也跟着叫他王老师。他纠正过多次,说他早



就不当老师了,但人家仍然改不了口。他就只好由着去了。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有人开他和草根嫂的玩笑,说草根嫂的奶子大,对他很有意思,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光棍,干脆搞到一起算了,他也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要有区别,那就是他是从中国最贫穷的地方跑出来的,和晋西北的孟糊糊一样,都是最穷的人。

他就是因为太穷了,才背井离乡地从那黄土大塬跑出来的。

他研究和琢磨过盲道和盲流这两个字眼,觉得这两个字眼用在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别的盲道西出阳关,目的地都很明确,差不多都有可投奔的人,至少也有老乡接应一下,就连孟糊糊叔侄,也有一个乡亲在这个城市的一家木器厂做木工,而他却是举目无亲,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在离家两千多公里的一个陌生城市里,能很快地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并且很快和人搭上手,找到出力气的活计,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是在火车上遇上万满仓的,他们乘的是同一列火车,万满仓是从张掖站上的车,也和他一样,夹了一个扎得很紧的行李卷,但那时候他不知道旁边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行李卷上睡死了,他坐的地方在车厢接头处,万满仓坐在另一边的接头处,只隔着一段短短的甬道,他醒来的时候,天刚麻麻亮,先看见铁黑的群山,还有嘉峪关的碟楼,从窗外一掠而过。他发现斜对面接头处的万满仓。大约是进了玉门地界以后,那时阳光普照,窗外的旷野一望无际,红柳花一簇一簇的开放,灿若云锦,使得那荒凉美景看上去赏心悦目。满仓那时正背窗站着,点着莫合烟,笑咪咪地望着他。

他们很自然地搭上了话。并且一见如故同路喧着,一直喧到了目的地。

满仓年龄30出头,是个很实诚的人,这是他第二次出远门,在这个城市里,他有一个远房嫂子,开了一家小餐馆,他就是投奔嫂子去的。远房哥哥阿山淘过几年金,后来死了,给他的女人留下了一些可以换成钱的金砂和一个女儿。他第一次来,在建材城干了半年,想媳妇想得不行,就跑回去了。在家里待了几个月,搂着媳妇过从前的穷日子,觉得脸上无光,他是出来过一回的人,心变野变大了,不耐烦沙土地里继续刨食吃,觉得还是出来好,于是就又出来。满仓的老家也有一条河,是洮河,但那河不往高处流,跟大夏河一样,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不往高处流,他们的老家都在高处,在大塬大崩上,那里得不到江河的恩泽,河也嫌贫爱富呢!

就凭这一点,他们成了很好的搭档,一起住防空洞,一起下苦受累,一起在草根店里吃饭。就连工友们开王老师和他远房嫂子的玩笑,满仓也一点不反感,还揶揄他说:“好呢,王老师,我嫂子人好呢,你们在一搭很合适呢!”

他只把这话当玩笑听,大家说笑,他也跟着笑一笑,下苦的人得给自己找一点笑料,他愿意当大家的一个笑料,笑一笑有什么呢,只要大家高兴,爱怎么说都行,他一点都不在乎。



草根嫂也有40岁了,但看上去只有30出头,她是个面色红润、丰满结实的女人,他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不只是由于自己的卑微、苍老、委琐,还由于那些他不可能缩短的他和她的差别。他知道,她在华丽家园刚买下了一套新房,房子虽然不大,也得值十几万元;他还知道,她把女儿上大学的钱早就准备好了,而寒露今年才刚满13岁。知道了这些,他还敢有任何一点非分之想么!

他决不对草根嫂想入非非,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一个人和一个地方。他喜欢草根小店,到这里坐一坐,对儿女的思念,对亡妻的怀念,去不掉的乡愁,甚至内心的歉疚,都好像变得轻了一些。

他把草根店当成他与儿女联系的一个固定联系点。他们的信都寄到小店。后来,村子里也陆陆续续有了一些信来,其中有些是他的学生寄来的。读那些信时他会感到一点疚愧,这时塬上的那个窑洞学校就会出现在他眼前,那些在月亮一样白白的场坪上嬉闹的孩子,会让他的眼角不知不觉就渗出几滴浊泪来。

他想那些孩子呵!他把他们扔在荒山大塬里,跑来为自己的儿女挣学费,他想起来心里有愧呵!

满仓的家信也是寄到小店的。和他一样,满仓总是盼着有信来。每收到一封信,满仓都要喝上一点酒,脸上红汤瓜水的,把那些信反复地看,边看边自己给自己笑。那是满仓媳妇寄来的信,满仓给他看过她的照片,是一张漂亮的鹅蛋脸,眼睛水汪汪的。

满仓说他娶了个好看的媳妇,不能让她受委屈,得让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他是为改变穷困出来打工的,他想苦上几年,将来在城里买间便宜房子,把小媳妇接来传宗接代,慢慢地把自己变成城里人。这个梦,他是做得很香的。

有一天,满仓又收到一封信,读完信,他像雷劈的树桩一样,怔了很久。后来,他像牛叫一样大哭了起来。

他不知道满仓收到了一封什么样的信,但猜测出,是他留在家里的女人出了什么问题。

满仓回他的洮河家乡了。走的时候,他跟他说:“我不该出来,我谁也不怪,我只怪我自己!”

满仓很爱他的女人,出了事,仍然爱。

他是为他爱的女人回去的。

满仓跟他无话不说的,但这事却没有给他说出个所以然。他问过草根嫂,草根嫂只知道信是满仓的老姐姐写的,不知道信里的具体内容。他和草根嫂猜测了半天,只能猜测个大概,满仓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碰到了难以启齿的事,所以,他匆匆忙忙地走了。

在防空洞里,人来人去习以为常,但万满仓走了,让他非常惋惜。



王绳祖离开三角地后,又转了几条弄子,没有发现情况,就又转到匡庐巷。这个巷子是建材城的主干巷,无论怎么转,都得无数次地回到这条巷子上。这巷子一头连着牌楼门,视野比较开阔,有客户或者车子进来,比较容易被发现。

王绳祖往牌楼门方向张望了一下,空荡荡的巷子依然一空到底,因为天冷,大多数的店都没有开门,铅白色的铝合金门紧闭着,被风击打的咣当声响得更加澎湃,从牌楼门往外望过去,乌烟瘴气的远处好像起了一些变化,大片大片的楼群和裸树看得清晰了些,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三面环山,是个簸箕地形,浓烟出不去,就厚厚地聚着,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这座城市都是烟雾蒙蒙,空气很污浊的。只有刮起比较强的风,才能让它变得清晰一些,这是城市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他的黄土大塬家乡,天空可真是纤尘不染,想污染都没有办法污染的。

家乡的空气真是纯净呵,纯净得就像水洗过似的,但是穷人要好空气做什么?好空气能当饭吃,能变成儿子和女儿的学费么?

他在风中站了一会儿,想不通孟糊糊叔侄是怎么跟上了那辆蓝色车子的。那叔侄俩也是穿巷钻弄地到处乱转,他们怎么就把客户跟上了呢?

他有点纳闷,但精神上还是受到了一些鼓舞,孟糊糊能找上客户,说明还是有客户上门的嘛!

上一个活计,是在五天前接的,那时还没有降温,主顾是个上海人,人很精明,一车实木地板,只给了六十元。小马为了这个上海人的吝啬,发了两天的牢骚,现在他一点牢骚都没有了,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那样的上海人,就是只给五十元,他们也愿意干。穷人不能闲着什么都不干呵,没有活计,人心里会发慌,在棺材一样的防空洞里,会感到非常憋闷,所以,尽管外边冷得要命,还是要出来碰碰运气。

他们在匡庐巷里没有停留多久,就又逡进通往南区的一条短弄。这个建材城除了正门,还有好几个便门,有些客户是从那些便门进来的,在迷宫一样的城池里,他们和顾客的关系有点像是在捉迷藏,不费点力气是找不到客户的;他干这个营生已经有一年多了,腿力是锻炼出来了,但毕竟是年龄不饶人,这样不停地转来转去,转了五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活计,他真是感到有些累了。

他原本就是一个很能走路的人,小时候跟着拦羊的爷爷在塬峁上跑,灵巧得像兔子一样,后来到乡里的中学念书,十八里的山路,天天跑一个来回,跑了将近五年,要不是死了爹,不得不中途辍学,这荒山路说不定还要跑下去。爹死娘病,让他成了半拉子高中生,成了一个安安分分在黄土塬峁上刨食吃的庄稼人,到村里的窑洞小学办起来后,有人想起了他的文化程度,说谁都不愿到我们这荒山大塬来教书,干脆就请绳祖来当老师吧,他的书原本



就念得很好的。

他就是这样当上代课老师的。

他这个代课老师当得很认真,很尽心,一当就当 了 20 多年。

那个窑洞小学在一座秃山的半山腰,原来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晒谷坪,村民们在山坡上挖了两孔洞,安上门窗,大的那孔做教室,小的那孔做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操场上竖了一根用藤条接起来的旗杆,是拴国旗用的,窑洞教室所有的桌椅都是土坯垒的,黑板坑坑洼洼,但板书很省,因为粉笔要节约着用。到这个学校念书的孩子,除了本村的,还有武戈村和药王庙两个邻村的。那两个村子在两三架大山后面,他有时候搞家访,会去翻这些山到那两个村子。回来的时候,在山坡的灌木丛里寻一种草药,拿回来给他的病妻熬汤喝。妻子是他读初中的同班同学,娘家是武戈村的,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30 多岁时肌肉就开始萎缩,一天比一天加剧,他没有钱把病妻送到州府或省城的医院治病,就是要送,病妻也坚决不答应,他只好用民间偏方采这种草药来阻止病情的恶化。

在翻那些山的时候,他能看见远处的平川沃野,看见银链子一样的大夏河,它在蓝烟蒙蒙的大地上流着,流向广阔而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他会感到学生时代做过的那些梦又回闪了一下,于是就在山顶上呆站一会儿,叹一口气。当他回过头看到窑洞学校那烧饼一样的场坪时,他的心又有点发热,那个离他家的窑洞不过百步的学校,毕竟还留了一点梦的残余,让他能闻见书的香味,听到诵书的声音,那些面向他的孩娃们明亮的眼睛,好像在延续着他那没有做完的梦,所以他总是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批改作业,一点不敢马虎。

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代课老师。那孔小号窑洞里住过的公办老师,至少换过十几位了,而他却是无人能换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拿着最微薄的工资,把书教得那么好。

他离开那黄土大塬是偷着走的,瞒着村人,也瞒着学生,是趁着高原的荒蛮月色悄悄地上路,背着一个扎得很结实的行李。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对于这远行者,连狗都没有叫一声。只有他的一双儿女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什么走了。他是为他们而不得不出走的,他们都考上了不错的学校,但出不起昂贵的学费,那些学费他们的父亲就是再当二十年的代课老师也不可能凑齐,他借了一屁股的债把他们送进了两个好学校,他是为了还债而不得不远走他乡的。

这个世界真是让他长了见识,在这个烟雾蒙蒙的城市里,虽然还是住在洞子里,但确实让他见到先前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世面。除了有时找不到活计心里有些发慌以外,他对他如今的处境还是满意的,有住的地方,有那么多和他差不多的人一起住着,热热闹闹,比在老家独守空房强得多,吃得也不



错,草根小店的饭菜是很可口的,辛苦钱来得不易,但多少还是能够挣到。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出来一年零八个月了,借别人的六千块钱,两个月前就全部寄还了人家。到万满仓走的时候,他分别给在省城农业大学和州卫生学校的儿女寄去了八百元和六百元,这是他第一次不是为还债寄出去的钱,是寄给自己的儿女的。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安心地把书念下去。他相信凭自己的体力,再苦上几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收到儿子和女儿的信时忍不住哭了。那是他给他们寄去那两笔钱后的第七天,他读着读着就忍不住哭了。他不想当着草根嫂和寒露的面掉眼泪,但是读着儿子和女儿泪痕斑斑的信,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了。那时他光顾了激动,没有发现草根和寒露也陪着他落了泪。

草根嫂一边抹着泪,一边说:“你有多好的一双儿女呵,你该为他们高兴才是!”

他其实就是因为高兴才这么失态的。

儿女们没有让他失望,他们知道他们的学上得不易,他们发奋读书,学习名列前茅,他们知道父亲挣的是血汗钱,所以他们的信是用眼泪写的,隔了千里万里,他能看见他们流泪的样子,有这样又懂事又争气的儿女,他觉得他现在受的苦累很值。

但现在觉得有点累了,差不多有十二点钟了吧,他已经转了两个多小时了。

路过岭南建材店门口的时候,店里出来了一个穿花裤子的姑娘。她是出来倒垃圾的,很勇敢地只穿着衬裤就跑了出来,又飞也似的从垃圾桶边跑了回去。王绳祖认得这个姑娘。她是岭南店老板的小姨子,是秋天从广东过来的。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叫严寒,居然敢穿着衬裤跑出来,看她哆哆嗦嗦的样子,他觉得好笑。但他的笑很快就敛住,竖起了耳朵,他听到了从店里传出的广播声。

“寒流要退了,气温要升十度左右呢。”他说。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依然缩着脖子,但扬起脸往天空看了一眼,风好像确实小些了,脏抹布一样混沌沌的天空,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墨黑灰白的云,像海藻般急剧地翻滚运动,在恩马克山的雪峰上,乱云让出了河流一样的狭长曲折的空隙,露出灰蓝的天色,一束稀薄的阳光,投射在雪峰的峰尖上,使烟雾蒙蒙的城市上空,突然亮了起来。但年轻人并没有得到多大鼓舞,因为升温是晚上的事情,现在依然很冷,好像连骨头都冻透了,他对这样的四处乱转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从早上转到现在,两三个小时了,没有看到一个人,而他的肚子早就饿了。

这时候他们听到汽车的响声,就像鹿一样竖起了脑袋,但他们看到车子是从三角地往大门外开出去的,是那辆蓝色货运车,车速很快,腾起一片雪雾,看不清孟糊糊和孟条件叔侄是不是坐在驾驶室里。